



部落文化 《緩行中的漫舞》具短篇舞蹈表演，舞者全身化白延伸部落文化的「塗身」儀式。
(無垢舞蹈劇場提供)



《行者》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辦「台灣月」將舉行一系列無垢舞蹈劇場活動，包括放映紀錄片《行者》。
(金成財攝，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)

台灣漫舞 領你看土地表情 一呼一吸就是跳舞

黃花夾竹桃的種子互相碰撞，聲音咯咯咯咯，林麗珍說：「這就是土地的表情。」長於西方現代舞潮流之中，台灣舞蹈家林麗珍溯源在地文化，發現扎根土壤的依歸。1995年成立無垢舞蹈劇場，曾將鬼節融入劇場，花、鷹、河、部落等均跳出懺人舞蹈。一直慢工出細貨，其舞強調基本功靜坐與緩步。她將與團員來港表演辦工作坊，為此高速度城市來一場呼吸的教育。

文：劉彤茵

一呼一吸，舞者帶領眾人呼吸，她說呼吸就是舞蹈。坐在無垢舞蹈劇場的排練室，紫染棕色薄簾在晃。林麗珍拿起用20粒黃花夾竹桃種子串成的手鈴，輕輕地搖。一下一下，聲音清脆，她不經意示範了一支舞。突然，窗外傳來《少女的祈禱》電子音樂，乃台灣垃圾車用以通知市民之用，劃破寧靜。那時才記得，身處是繁忙的新北市中心。

林麗珍1950年生於基隆。說起家鄉，大海遼闊，兩三分鐘就到山邊，她形容「基隆是個線條很有弧度的地方」。小時候看海看鷹，深深印在腦袋：「天一放晴就跑去玩，去游水及發呆。上月來到維港，感覺跟香港地形很似，雖然地方是小，但心思可以一直跟著海開拓出去。」

「廟宇神鬼不用你去找，它就在你身邊嘛。一下是媽祖，一下是王爺，各個廟都有遊行，到中元節（盂蘭節）就不得了。」她憶述，每逢農曆七月要守守規矩及儀式，小孩感到奇妙，又愛又驚。林麗珍說得興致勃勃，舉例七月首天要由爸爸或長兄在門外掛上燈籠，一方面為鬼魂照路，一方面提醒它們不要內進。她笑說：「多麼貼心，又有距離的分寸。到月中放水燈，奉上糕點齊齊吃飯，陰陽的虛虛實實就在你面前流轉。」小妮子把童年記憶藏在心裏，不知哪天渾然天成。



感受身體
《緩行中的漫舞》工作坊環節讓觀眾感受身體的力量中心。
(無垢舞蹈劇場提供)

「早期台灣也很崇尚西方，芭蕾及現代兩個系統，亦有美國及歐洲系統。你無從選擇，一學跳舞就是跟著系統來跳。我們看不見自己土地裏的線條、聲音、色彩。舞者有什麼線條的呈現，其實跟其文化有關。」林麗珍說。畢業於文化學院舞蹈科，林麗珍早期專注西方舞蹈，任教中學並得編舞機會，至70年代首次舉行個人舞展「不要忘記你的雨傘」。漸漸她發現，這有如移花接木。她曾形容西方舞蹈是「貴族的舞步」，力量拉向身體上方，昂頭旋轉。林麗珍把自己拋回土壤，去海去山去部落，找尋本來有的東西。從此，她的線條也往大地走，默默低頭耕耘恩賜，亦張開胸懷迎接上天。

4社群破天荒合唱「沒有分誰高誰低」

1995年，無垢舞蹈劇場成立並上演首作《醜》，將傳統祭典醜事搬上舞台，打破現代舞及禁忌界線。林麗珍不是抽取祭典的喜慶部分，而是回望人與鬼之關係，探究生命無常。故事從一個鬼新娘視角看人世，人們互相爭鬥廝殺，回頭才知自身徘徊不去，道出無奈。林麗珍加入台灣早期歷史「漳泉械鬥」一節。清末期間，大陸沿岸來台的不同地區、鄉下、語言的群體互相廝殺。她表示，作品帶出個人與人衝突的無助：「《醜》描述生命過程種種無奈，在我們現在社會，自古到未來不斷發生。大家在當中好像做一些偉大的事情，最後回到原點，只剩下殘破不堪的東西在等你。」透過超度儀式，舞者彷彿安撫世間紛爭而亡的靈魂，從此片土地的歷史學習向前。

「台灣本來有很多好東西，只是你不去看。」當「本土」二字仍未流行，林麗珍已在與本土共生共長。於無垢成立前，林麗珍與朋友及學術單位完成《布農族樂舞篇》(1991年)，透過族人歌謠反思個體與族群，人文與自然等種種關係。她解釋：「布農族都是機靈勇敢的獵人，可以蹲著等獵物一整天。其中一個體貌是不要站在他們背後，要麼就面對



編舞家
林麗珍將本土文化融入現代舞，曾獲歐洲文化藝術電台 ARTE 選為世界最具代表的8位編舞家之一。
(劉彤茵攝)



《醜》
無垢舞蹈劇場首作《醜》(1995年)把舞蹈糅合傳統祭典。
(無垢舞蹈劇場提供)

面。」她續指，布農族亦分為多個部落，分散桃園、南投、花蓮等，並指部落之間不太相識及素有隔閡。惟當時成功說服4個社群破天荒合唱，「沒有分誰高誰低」，場面動人。林麗珍認為台灣是個文化混雜的地方，有高山部落，有不同族人，亦有漢、歐、日文化：「台灣的食物為何好吃？因為每個菜都在此處形成很久，人們把創意，並用台灣的想法把它整理過。文化的重要是大家互相在學習，以對方最好的東西變成在地文化，融合起來。」

作品吸收自然 歌頌自然

「記得有次去大英博物館，見到許多民族的東西被放在那裏，我眼淚都掉下來。有人說，幸好他們幫忙保存起來。不是，不是如此的。最美的東西，要在當地。台灣最美的東西也是在台灣，包括任何一粒石。那石頭就是在這兒，價值才會呈現。」林麗珍道。舞團亦就地取材，將芒花、稻穗、竹子帶上舞台，它們不止是視覺表現及樂器，更是被歌頌的對象。作品一直吸收自然為養分，《花神祭》(2000年)亦為林麗珍偶爾看到花的生命而創。有天她看到花開得正盛，誰知剛過晨曦便凋萎，一夜間花緩慢但短暫地逝去，讓林麗珍看到生命循環。於《花神祭》中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展示，人透過自然與神連結。

生命之瀾，人卻渺小而不知，被欲望控制。相隔9年後誕生的《觀》原為林麗珍「收山作」，故事嘗試以愛情故事比喻人對自然的貪婪，警世意義更深。白鳥為一條河流的靈魂，鷹族兄弟本來要生生世世守護她，誰知 Samo 愛上白鳥，招來悲劇。她說：「有時候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的欲望已經強到，自己都沒法控制，那些欲望更可能是身邊的人帶給你的。」河為世人而流，Samo 卻忘記誓言及責任，只想據為己有，最後令血流成河，天地崩塌。

燈關了、戲完了，現實同樣紛亂，欲望橫飛。林麗珍說：「那更加要『定』。」等不到車，工作很忙，新聞嚇人，每一秒都可被情緒

支配，無塵無垢難矣。筆者問在場的舞者：「那你們都不會煩躁，每天都『佛系』嗎？」團員都害羞地笑：「不會吧，走出這個門口就煩躁。可是會更去調整自己吧。」

講求靜、定、鬆、沉、緩、勁

舞團強調基本訓練，包括「靜坐」與「緩行」。不只是慢，動作講求靜、定、鬆、沉、緩、勁的層次。林麗珍說自己没有特意跑去學氣功、打坐，透過舞蹈創出此身心訓練。她把手放在心口位置，說舞者的中心軸、中心圓、中心點，至體關節的部位非常重要，而情緒透過脊椎傳達。透過慢且定的肢體動作，漸漸找尋力量重心，屏除雜念。她說：「一個舞者如果把身心整理得愈清，自然表演會在此轉折，出來的線條亦愈清，對觀眾的觸動愈深。」

「人不時會把自己放在一個困境中，無論是人與人的，或是人與自己的。身體內的細胞都在打架了。如果雙方都強勢，那必定相撞吧。」她笑笑說，當情緒很大，「不要第一下想解決什麼問題」。身心定下，給予時間聆聽自己，思緒才可慢慢整理。今次來港表演的《緩行中的漫舞》會有靜坐鼓部分，融合表演及觀眾參與工作坊。林麗珍說，至今仍要每日訓練，到最後一天亦在跟自己身體共處。她再次深深呼吸，感受橫膈膜的起伏。跟她聊了一天，好像有點明白呼吸即是跳舞的意思。因難時請別忘了呼吸，別忘了還能隨時跳舞。舞舞。

《緩行中的漫舞》演出暨工作坊

時間：10月20日下午2:30
地點：金鐘正義道9號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力寶展覽場
票價：\$250
紀錄片放映《行者》
時間：10月19日下午12:45
地點：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麥禮賢劇場
票價：免費（設映後對談，網上登記）
查詢：hk.taiwan.culture.tw